

〈斑甲市〉

1

百花盛開的春天，斑甲公園的樹木花草發甲旺嘎嘎。天頂白色的雲冠，若人若動物，規群目矚禡金金，相向這個特殊的公園。

佇南方的這個美麗島，公園不止仔濟。早期，圓環公園通常跔中心點倚一身威風凜凜的政治強人銅像，基座面頂閣會刻民族救星、時代偉人，醒目的大字。

毋過這個公園中心倚的，是一身飄撇英威的斑甲，兩丈外懸，是有造色的銅像。斑甲的額頸禡白色珠鍊，尾翼翹翹，烏白分明。基座面頂，「斑甲救世」楣楣角角，強勁有力的大字，予赤焱焱的日頭炤甲閃閃爍爍。

斑甲是一種普通的烏仔爾爾，欲按怎救世？基座的後面有石碑記載斑甲的神蹟，對地方的護佑。有外地人經過，看甲頭敲敲，閣會神神聽著翅股phi-phiak叫，綴伊進入若夢若真的奇幻世界。

2

三百年前，遮的地號名七星堡，一个嶄然仔鬧熱的所在。七星河迴到海口，誠濟商船出出入入，形成繁華的港口城市。無疑悟雄雄發生怪病，誠濟百姓著災相穢（uè），逐家束手無策。有一工，七星河中央現出一粒人形大石頭，金光閃閃，有人看伊浮出神醫盧千歲的面腔。經庄內的老大參詳，臨時起草寮服侍，災厄閣誠實沓沓仔化去。聽講彼時拄開始參拜，突然有一隻斑甲飛來歇佇石像肩胛，繼落躉入腹肚消失去。根據神蹟，居民就共號做斑甲千歲，抑是斑甲公。窮實盧千歲原是神醫扁鵲，為啥物變斑甲，並無人管遐濟。

就按呢閣來到近代，七星河塗沙積滓失去功能，七星堡已經改七星市矣！

斑甲廟經過幾若擺改建，也請觀音、媽祖、地藏王、文昌君各種神佛入來相挺。十外年前，斑甲公經過玉旨冊封斑甲帝君，斑甲廟變成帝君廟，毋過信徒原在慣勢講王公廟俗斑甲公。

王公廟屬七星市河南里，附近是農業區，人口無濟，多數是老人。少年的串攏過河北賺食，抑是規氣遠走高飛，去北部發展

跔佇廟的附近，有一个名做盧茂雄的少年家，生成瘦猴脹跂，初次看著，攏會對伊利劍劍的眼神，誠大khian的拳頭姆留落深刻的印象。伊從細漢就巧骨，毋過無興讀冊，不時佇溪邊掠魚耍水，兼參人冤家，閣一人拍幾若个，拍死毋願退。

二十外歲仔做郵差送批，看起來變成骨力正經。伊瘦卑巴大枝骨，騎佇草色oo-tóo-bái頂頭，大聲喝咻某某人掛號，抑是咻咻叫擲批飛入埕斗，趨勢有夠成斑甲。無佻久，就有人咧講：斑甲閣提批來矣！

不而過，盧茂雄無佻久就沐(bak)著筊，足勢(gâu)撚毆仔跋十胡，閣會你兄我弟咻燒酒，郵差的薪水根本無夠開，做半年外就辭掉。伊失蹤誠久，風聲是去北部發展。

一个熟人的中晝，盧茂雄雄雄閣出現矣！

伊頭一件代誌，行入王公廟參拜斑甲公。

佇內底參人客泡茶的吳輝良影著，較緊走出來。

「來參拜斑甲公？誠好，伊是七星市上靈聖的神明呢！來來，遮有高級的沈水香予你用。」皮膚烏赳赳的吳輝良，生做武盾喙哺檳榔，看著穿西裝掛金絲目鏡的盧茂雄，紅喙脣笑微微，目矚一線。

盧茂雄幹頭看，共目鏡托一下，隨共吳輝良的手牽牢牢。

「哇哇，烏龍！足久無看著矣！哪會佇遮顧廟？」

烏龍是烏皮膚的吳輝良的外號。伊目矚禡大蕊，掠盧茂雄金金相。

「哎唷！斑甲...茂雄仔，十外年無看著矣！即馬佇佗大賺錢？變較福相呢，閣雕

遮爾婿的西米羅，真正猴穿衫...啊啊，歹勢歹勢，做囡仔朋友講話較靠俗...」

In兩個人住全庄，自細漢仔溪仔邊掠魚擗烏仔，屙水相噴，有時會相觸，毋過若參人冤家就會相共做伙。

「莫閣叫茂雄啦！已經改名矣！」盧茂雄對西裝提一个金爍爍的篋仔，抽出精美燙金的mè-sì。

--盧有應/萬有環保公司董事長/萬全投資公司董事長/萬應慈善會會長--

艘艘長的頭銜兼牽英語，烏龍看甲吐舌。

陪同上香拜拜，燒金完畢，就請盧董--ê入來辦公室坐。

內底有兩三个老歲仔泡茶開講，經過烏龍紹介，盧有應揀(tu)出七星--ê，閣提Dupont的lài-tah.一个一个點薰。

「講著十外冬來，佇北部拍拼...」欸一喙薰，煙歎對窗仔去，盧有應吐一口氣，「前幾冬帶衰運，做啥了啥，強欲做乞食矣！講起來神奇，有一暝竟然規天頂斑甲颺颺飛，閣連兩工有神秘的聲音，暝日參我講話。原來啊，是斑甲公現身托夢，指點明路。就按呢氣運完全改變，做啥趁啥，銀票抔(put)袂離！」

「所以，這擺轉來家鄉...上代先就是愛感謝斑甲公恩賜，我寄付三百萬。」盧有應講甲誠輕鬆，隨著開一張即時支票。

王公廟是三百年的老廟，較早神明靈聖，香火旺盛，天篷佾神明攏薰甲烏趁趁，連斑甲公攏變做烏斑甲矣！不而過，七星河塗沙積滓，港口廢掉，王公廟也煞衰微落去。這陣廟壁落漆，廟頂的琉璃瓦破規排，順風耳千里眼面烏一，神仙故事雕塑齊退色，兩隻鳳落翅，兩尾龍也攏斷鬚矣！

廟宇冷清，信徒自然走竅。因為財務困難，雖然有管理委員會的組織，卻是無人欲扞頭。烏龍自細漢住佇廟邊，人雞婆性閣有兄弟氣口，欲募淡薄仔錢抑是組宋江陣，加減有當呼(khoo)人，所以逐家就選伊做主任委員。

這間欲倒欲幌的老廟，足久無人寄付遮濟錢矣！在座的驚一趨齊倚起來，向盧有應行最敬禮。

「斑甲...毋是，茂雄...毋是，有應...毋是，盧董--ê...足感謝啦！」烏龍共

好兄弟攏纏緬，強欲哭出來。

3

七星河失去經濟價值，河道自然放荒勾縮，而且河南河北的光景大不相同。

河南這片有埔坪，規片的蓖麻發甲旺嘎嘎，象鼻草共鼻仔揆上天，閣有刺查某仔托白花佇風中跳舞。自然生態敢若誠好，毋過換另外一个角度來看，就是拋荒矣！

河北彼片的溪岸駁坎一二十尺懸，排水空暝日水沖汪汪流。溪底有莎草破雨傘，岸壁發幾若穢血桐，葉仔誠大mi，毋過花開一半就焉去。

春長伯仔兩分地這氣播稻仔，半晡仔來巡田水，遇著種紅龍果的春雨叔仔就同齊跑落來食薰。

兩個人看向河北，彼是七星市的工業區，幾若十間工場也攏咧食薰，特大號的薰，吐出來的烏煙迴向天頂，參白雲絞滾做伙。

「唉！三十年來，兩片愈差愈濟！」春長伯仔欸一喙薰歎出來，「毋知彼片啥物都市計劃啦，農田一塊一塊變做建地。這陣啊，地價天壽懸，聽講倚圓環邊的一坪兩百萬。想就厭氣！咱河南里猶閣攏是農田，做穡賺食三頓拄好爾爾，也莫怪一寡少年--ê攏走過去。」

「神明無保庇啦！」拄當選農會代表的春雨叔仔倚起來，共薰頭仔擲落塗，用跤揉一下，「斑甲公親像攏無佇廟裡，敢會去雲遊四海矣？求伊的代誌，十件九件無應效，一件有應的，是兼拜別跡神明的。」

「兼拜佗一跡神明？」春長伯仔頭敲敲，烏焦瘦的面模仔，浮出血筋。

春雨叔仔左手拏bì-lù肚，正手揉圓圓的紅鼻頭，閣跑落來。

「河北市內的北極殿，in的上帝公真正與甲會食糕仔。聽講逐年還願謝神的，歌仔戲布袋戲搬袂離，寄付的人攏大出手，目怪規間廟金映映，香客大樓

起十外層！」

「誠是輸人忝忝！不而過聽講…」春長伯仔目睷雄雄發光，「較早做郵差彼个斑甲...這馬的盧董--ê啦，講佇北部的天良市賺著大錢，寄付咱的王公廟，一出手就三百萬呢！」

「風聲誠緊，這起事規庄頭拍算攏知矣！是啦，這個少年--ê誠可取，賺著錢會想欲轉來致蔭鄉里，出手闊誠大方。向望啊，會當帶動地方重再興旺起來！」

講著盧董--ê，春雨叔仔圓輾輾的燒酒面也煞有春風，沙微的眼神充滿希望。

4

七星市的人口逐年增加，這陣較臨十六萬。七星河的南片誠稀微，人口才一萬外，其他的攏集中佇北片。

河北上繁華的所在是北斗。伊以圓環做中心，分五條街道向四周圍放射，小巷道連來串去，親像蜘蛛網。

圓環內誠濟百年老樹，黃葛，榕仔，茄苳...，也有新種的雞卵花，阿伯勒。伊的中心有一个八尺懸的臺座，屈佇面頂彼隻威風的銅獅，開喙齧牙，連下面彼付牲醴也雄介介。斟酌看下面的刻字：祥獅獻瑞，北斗極光。某某獅子會寄付，會長盧火獅。

五條街道當中，上蓋顯目的是正經街，一條仿巴洛克式風格老街。兩片老厝的秀面猶闊誠完整，頂頭的浮雕有牡丹芙蓉，平安如意，招財蟹蛛，吉祥麒麟，百果豐收...等等，中央題刻商店字號。

盧有應榮歸故鄉了後，佇河南庄跤的田地起一間鑠命嬌氣的農舍，予兩個序大人養老。伊是獨生子，父母六十幾歲已經頭毛喙鬚白，強欲薦去矣！in慣勢住田庄，逐工鋤頭加減掘嘛較有議量。

至於盧有應，伊選擇佇正經老街的尾溜，買一間五層樓仔，閣共秀面改做仿巴洛克式。伊頂頭雕刻簡單的花草，佇正中央倚一隻誠猛醒，兩翼擰懸懸，親像欲衝上天頂的斑甲。

這間厝，一樓是客廳兼萬應慈善會辦公室。二樓無隔間挑閭闊曠，三四樓空房間誠濟，蹠三个女秘書。盧有應猶袂娶家後，孤一人倚跼五樓。伊佇樓梯口安鐵門，逐時鎖牢牢，規定任何人攏不准跋起哩。

禮拜日的透早，伊逐時誠早起床，倚佇五樓頂曠闊的露臺，穿一軀（su）陪色，手腕（ńg）闊闊闊的外tháh，額頸掛一條白色珍珠袂鍊。伊軟一種特殊氣味的薰，軟甲四枋的下斗圓去，厚thút- thút的喙脣尖去，懸懸的鼻龍扁去。伊神神看向遠遠的圓環仔。

雄雄，伊的翼股擰起來，phi- phiák叫。盧有應變做斑甲飛起來矣！我是斑甲，是斑甲公的使者...伊喙話話念，飛向北斗圓環...

「貓霧光漸漸散去，一片箍金巡的雲彩伴我咧飛，那飛那變換形體，有時龍，有時虎，有時閣親像太上李老君騎牛，直直共我揲手。

我佇圓環邊的五條街道頂頭衝懸落低，四界轉趲，早起運動的老歲仔有行有走，早頓店開門做生理，oo-tóo-bái吭吭叫，早班的公車也開出來矣！規的城市攏佇我的跤縫，佇我的翼股下，我帶神的使命來巡視！

飛一點外鐘，誠是有一點仔忝矣，我飛入來圓環內底，誠濟老樹共我拍招呼，啥物？招我去內底做岫，參粟鳥仔歇做伙？愛講滾笑！

我飛過公園所有的樹欖，向準準，佇石獅的頭殼頂歇落來。伊吼叫一聲，就軟落去兼搖尾。石獅，你是我的跤力，我的部下將...

天頂萬丈的金光射落來，我規頭規面規翼股攏金爍爍，安金身矣！

5

「請人客小坐一下，我連鞭落去。」

欲畫仔十點外，客廳的對講機傳出盧有應深沈的聲音。

過二十桶分，盧有應穿白西裝，結痞色的ne-kut-tái，對樓頂落來。

「盧董--ê」佇樓竅聽候的河北里長麵雞仔，市民代表白猴擺倚起來，共盧有應行禮，閣共手牽牢牢。

「盧董--ê是七星市的大貴人啦！十外年來，地方雖然發展足濟，毋過講著補助，有足濟參政府的規定相礙。這馬有盧董--ê大善人，一寡百姓的要求總算有法度處理囉！」麵雞仔搵手抄（pôo），笑甲面圓圓，哺檳榔的紅喙齒煞略略仔會顯光。

「坐落來，坐落來...先啣茶」盧有應好禮案內（àn-nāi）。

慈善會總幹事吳青芳坐佇邊仔扞茶瓶，手勢誠輕，講話寬寬仔足雅氣。伊是河南里農會代表春雨叔仔的查某团，白肉底掛目鏡，拄大學畢業，算是家己的親情（tsiānn）。

盧有應所坐的金交椅誠奇巧，手按（huānn）向外攤開，敢若兩片翅股，後尻兩尾龍，中央有斑甲桶頭，松栢的芳味恰茶芳參濫做伙。

「這擺回鄉是帶使命的。地方事，我盧有應犁頭戴鼎絕對無推辭。若用錢會解決的，攏好講。」盧有應坐甲誠四正，目矚利劍劍，話語低沈明確，「我已經有計劃，七星市的大學、高中、國中小學生，凡是學期成績平均六十六分以上的，攏發獎學金。閣來，家戶月入平均無超過四萬的，攏發安家費。讀幼稚園、托兒所、安親班，囡仔請人騙的，按個月補助。遮的費用，攏由萬應慈善會支付。」

麵雞仔聽下一喙茶險嚇著，白猴茶杯仔煞輾落去，茶水濺甲規塗跂。

按呢愛開佻濟？拍算較加一億？雖然七星市的各種選舉愛開大錢，毋過無人有才調按呢開。幾若任的市長開支票，用各種名義政治買票，有的拍折，有的發袂出來，公所財政陷落負債累累。像盧有應按呢發錢，有啥人會堪得？敢會講予日頭曝，到時阿婆仔閩港?不而過，看伊寄付斑甲廟一斗就三百萬，應該毋是清彩講講e。

盧有應錢對佗位來？伊的萬有環保公司，萬全投資公司，聽講攏開佇外地，名片頂頭並無印住址電話。伊講遐有總經理發落，拄著仔去巡一下就好。伊親像非常無閒，逐工欲畫仔接待人客，欲暗仔就出去外地，半暝才轉來。伊真少佇七星市行踏，婚喪喜慶無咧參加，平常無參人盤攔。

「真正是大善人！」麵雞仔恰白猴楞一下仔連鞭醒起來，兩手攏比大頭拇「讚讚讚！」。到甲離開，大頭拇猶閣無放落來。

In是上早得著消息的人，行出門就馬上四界宣佈，兼品補助是in爭取的。

消息傳掖誠緊，無兩工，規个七星市攏喊起來。佇茶桌仔、店頭、巷仔內相拄，攏講七星市地理誠好，出現大善人矣！閣講這個盧董--ê是神仙下凡，鄉親的救星。

6

過三工的欲畫仔，王公廟的主委烏龍恰春雨叔仔做伙來矣。

「盧董--ê」烏龍先行九十度禮，「今仔日先共你報告，王公廟的修復進度誠緊速，廟頂的妝姘剪黏儘量換新的，廟內的壁畫積極進行中，廟埕重再鞏，花草也種足濟。這攏愛感謝盧董--ê全力支持，王公廟才會當閣威嚴光顯起來。」

「斑甲帝君一定誠歡喜，發揮神威大保庇！」春雨叔仔也頓頭贊聲。in為著尊重盧董--ê，今仔日攏無哺檳榔。

烏龍啣一喙茶閣繼續講落去。

「盧董--ê，你應該嘛知影，河北里的上帝公廟這馬輝煌氣派，香客大樓十外層，參拜的信徒逐時室室湊。」

「聽講盧董--ê欲寄付規个七星市學生獎學金，閣欲發市民安家費，親像是神仙下凡來救世！」烏龍吞一喙瀾，「是毋是咱庄裡的王公廟，也應該考慮重建，起予比上帝公廟較氣派，按呢，定著香客沖沖滾啦！」

烏龍愈講愈興奮，烏赳赳的面腔煞會發光。

盧有應坐正正恬恬聽，伊的表情莊嚴冷靜，看袂出是同意抑反對。伊雙手交叉胸坎振動幾若下，親像鳥隻的翅股咧飛。

「斑甲公四常參我講話…」壁角薰香的味愈來愈重，盧有應目矚矚落來。泡茶的吳青芳共阿爸nih一下，採落目鏡，也目矚矚神神恬恬。規場的氣氛玄奇，靈光有時顯有時暗，烏龍恰春雨叔仔敢若受著靈氣感染，也恬恬毋敢出聲，坐甲四正四正。

盧有應尻脊後的斑甲慢慢仔飛起來矣！翅股佇空中伸出十外尺，佇經聲中，摸出金燦燦的長裘，開天眼，定定浮佇半空中...時間空間攏凍結矣！

經過半炷香時間，盧有應的喙脣略略仔振動，像咧講話，毋過無聲音。

「喔--喔--」雄雄伊像欲吐，也像咧拍呃，連續十外聲目矚才禡開。

「拄才斑甲公來矣！」盧有應回復利劍劍的眼神，「對這件事伊有指示。重建的時日猶袂到，王公廟暫時整修回復原狀。明年聖誕擴大慶祝，對廟埕順七星河邊辦三千桌。大戲十二棚，布袋戲三十六棚。」

斑甲公的生日，依據廟誌記載，是石像佇七星河浮現彼日，農曆三月初三。誠拄好，參玄天上帝生日全一工。

7

早起，盧有應的身魂佇圓環的半空中盪十二輓，一群練功的人也神神坐足久無振動。趕早班的oo-tóo-bái吭吭叫，一臺一臺擱過去。

欲晝仔無人客，盧有應落來客廳，交待吳青芳一寡代誌。頭先辦理學生獎學金，大學5千，中學3千，小學1千，用萬應慈善會名義發公文，請各學校報名冊來請款。萬應慈善會非政府立案，成員干焦會長盧有應恰總幹事兩人爾爾，只有發款無募款。

交待了，伊倚起來照鏡，捋好中分割片的頭髮，大伐行出去。

伊駛一臺烏色benz，順正經街盪過王椰路，向東駛上快速道路，khau對三

十公里外的葡萄鎮去。葡萄鎮名聲種葡萄，其實是筊窟，尤其金沙村一帶。有的是民意代表鬥烏道整的場，抑是家己就是烏道--ê。上識的是便衣警察坐門口，表面監視可疑人物，窮實是幫忙看風頭。

佇金沙村的東門陸橋跤，一堆轎仔咧拈客。In毋是計程車，而是負責接送人客去筊場。

盧有應共車停踎揜僻的所在，掩揜揜消失佇一个巷仔口。

8

六十六分就有獎學金！逐間學校的老師、學生、家長攏喊起來。家長會長要緊去拜託校長幫忙。其實除了明星學校，一般的中小學，欲提無六十六分嘛誠少數。

就按呢，七星市大部份的學生攏提著獎學金矣！根據估計，這斗開起來五千萬以上。

盧有應天文數字的支票，竟然誠實兌現。閣來有第二件，第三件...這對七星市來講，可比天頂跋落來的禮物。一寡政治人物猜測，伊可能佇天良市炒地皮趁大錢，抑是阿樂仔著足濟。不而過，有錢甘提出來分張鄉親，真正是大善人。這馬規e七星市的政治人物、地方有志，攏相爭欲來參伊交陪，尤其是現任的市長馮大海。

馮市長一年前拄當選連任。伊是全島佛具連鎖店的頭家仔囡，四十外歲爾爾，規身軀圓棍棍肉肉肉，禿頭大面，笑起來像無目矚。伊的公關誠好，各團體各廟寺活動攏行跤到。寄付添油香，紅白包逐項無落勾。伊逐工行程滿滿，二十四小時咧紡。毋過，伊也誠興淋燒酒，一觸久仔灌半打bì-lù，凡在好勢好勢。

有一工，市長參代表主席王玄榕來拜訪盧有應。

「盧董--ê是逐家公認的地方大善人，可比天星下凡欲來造福咱七星市。」市長坐甲椅仔窒湏湏，踉一下身軀，「按呢啦，我直接講囉，今仔日來的目

的，是欲聘請盧董--ê來擔當市府顧問...恩，是首席顧問。」

代表主席托一下圓目鏡繼落講：「咱市長做代誌誠骨力，對百姓非常愛護，所致第二任無競選。不而過，七星市需要大建設，也需要社會福利，以盧董--ê的能力經驗，絕對會當佇各方面來指導市政。所以，拜託免客氣，莫推辭，接受這個職位。」代表主席的面形正三角，配彼支怪目鏡，看著詼諧閣兼礙虐（gāi-giòh）。

盧有應聽煞無隨應聲，顛倒目矚瞞落去，雙手拍叉展翅股的姿勢。吳青芳也跟綴伊的動作，一切暫停。市長恰主席毋捌遇著按呢，煞相向，毋知欲閣坐抑是離開。

這擺較緊退駕，盧有應一觸久仔就回魂來。

「神明。」伊坐甲四正四正，口氣嚴肅冷靜，「斑甲帝君的旨意，遮有的無的，啥物總裁，秘書長，首席顧問...一堆頭銜，攏是世俗人的恠歇癡痴所致。伊的旨意，認真服務百姓，莫接受無路用的職位。」

市長喙開開，bì-lù肚臑落來，主席的狗公腰猷（sim）幾若下，同齊吐氣。

「唉！真可惜！」市長倚起來握手，皮笑肉無笑，「盧董--ê，若按呢阮也袂當勉強。不過總是，市政的代誌也是會來請教你，拜託你多幫忙！」

主席開車載市長轉去市公所途中，兩個人談盧有顯。

「這個人怪怪，有痠筋。」「斑甲公降臨參伊講話，是真是假，無法度證明。」「不過，我有一點仔感覺...敢若是食藥仔...」「毋管如何，伊錢濟閣甘開，有一寡人崇拜閣共當做神看待，咱無存伊嘛袂使。」

主席是市長掠出來選的，掌握三分二的代表，是市長的護航部隊。伊早期捌開一間「蛇王農莊」，專做觀光客生理。這陣停止營業，參市長做伙，專門包工程，閣兼任上帝公廟主任委員。

盧有應回鄉到今，一直無欲參人盤擱，連市長也無咧信篤（táu）。除了佇

厝接待人客，逐時走外縣市，行蹤予人捎無。伊三个女秘書不時半暝抑透早才轉來，也參伊全款神秘。不而過，伊大幅掖錢無求回報，名聲誠緊就炭甲規个七星市。

「有應公，有求必應啦！」「伊出世就帶使命囉！」「敢會是斑甲公的团？」街頭巷尾的風聲愈來愈玄奇，有人認定伊是活神明。

9

閣過半年，盧有應又再兌現另外一張支票：各家戶平均月入無過四萬的，攏發安家費。讀幼稚園、托兒所、安親班，囡仔請人騙的，按個月補助。按呢，攏總開欲兩億。這斗七星市齊滾起來矣！這是有史以來上轟動的代誌。

全這個時陣，閣有一件轟動的代誌發生矣！佇一个半晷仔，春長伯仔去巡田，雄雄看著有人浮佇水面。這個人面向下，身軀膨獅獅，脹甲像大粒汽球。

七星分局偵察組，河南派出所的警察誠緊就拚來，繼落檢查官也來矣，這具水流屍竟然是市長馮大海！身軀猶閣層酒味。

驗無傷痕，閣規身軀酒味。伊的轎車停佇河北的岸邊，門開開。檢警推測是酒醉落水意外死亡。拍算是緊尿去河邊透，茫茫顛落去。

市長補選，經過選委會籌備，預定佇四月中旬的禮拜六投票。彼日是農曆三月初四，拄好上帝公恰斑甲公生日的隔轉工。

根據分析，七星市的政治人物上有實力的是馮大海的換帖--ê，代表主席王玄榕。伊經營過蛇王農莊，三角面圓目鏡，外號飯匙銃。伊順馮大海的線脈去呼人，無偌久規个七星市的里長代表聯，後備、婦女、民防、義消、義警、水利、農民各系統，攏答應欲支持。

穩當選的啦！換帖兄弟的不幸煞變伊的幸運，王玄榕表面哀傷，內心誠爽。這斗應該是無對手無競選矣！伊予各系統的頭人淡薄仔經費，按算用來提高投票率。

無偌久，候選人領表登記開始。王玄榕選一个好日，一陣人扶扶插插去登記，閣做伙佇公所門口喝加油，逐个攏叫王市長矣！

想袂到登記的尾工，吳春雨恰伊查某因突然出現佇登記處。無偌久，王公廟的主委烏龍恰信徒挨挨陣陣來矣。落尾，盧有應出現矣！伊穿白西裝，領帶繡一隻斑甲，邊仔綴三个氣質非凡的姑娘，打扮若仙姑模樣。

盧有應登記市長補選！王玄榕敢若予雷噉著，楞去誠十分鐘才回魂。毋過，經過競選幹部討論，攏認為盧有應雖然開足濟獎學金，補助款，不過無參人咧盤擱，無幾個人參伊講過話。伊對地方事完全無了解，這款人欲按怎扞政？in的結論：盧有應參選，雷聲大雨滴小，毋免煩惱避濟。

10

選舉日連鞭到矣！王玄榕逛街、按戶拜票、柱仔跔會議，舞甲虛累累。誠濟人共講免驚，在櫟黃--ê啦！毋過，伊若想著盧有應親像斑甲公附身，彼種神的形影，心內就起畏寒。

「啥物斑甲公附身？假鬼假怪啦！若欲正經講，你外號飯匙銃，自做因仔就拜上帝公做契爸，這嘛閣做廟的主任委員，可能就是上帝公部下將的化身呢。」副主任委員許深淵越頭看上帝公跔下的龜蛇，講甲誠正經。

上帝公的蛇將軍，凡勢是啦！伊愈想愈有影。不過嘛是袂安心。就經過競選幹部討論，決定佇上帝公廟廟埕，請道士來作法收妖。伊講的妖怪，便是盧有應。

選舉前三工的欲暗仔，上帝公廟人聲喊喝，七星市法力上高強的師公裕仔佇遮設靈壇。上帝公廟跔佇食市的觀星路邊，閣離北斗圓環無偌遠，誠濟過路人走入來看鬧熱。

王玄榕首先進行講演，廟宇委員恰各角頭信徒代表排佇頭前。

「咱上帝公廟幾十年來香火旺盛，本地外地的信徒非常之濟。上帝公也真

正有共咱保庇。逐家攏有看著，地方繁榮進步，工場愈來愈濟，土地起大價。毋過…」王玄榕闊牙槽的三角下斗頓一下，「河南的盧有應，失蹤十外年雄雄出現，提錢四界掖，閣藉斑甲公名義欲煽動咱，鄉親啊，伊的錢佗位來？斟酌看，伊敢是陰氣帶重？恐驚會共咱七星市帶來厄運呢，若無好好處理，會予害甲悽慘落魄啦！」

講煞，頭前排拍撲仔，其他民眾煞攏無出聲。扞mái-kù的副主任委較緊大聲喝，著啦！閣共錄音的撲仔聲開予行。

師公裕仔作法開始矣！伊誦經，唸咒語，寫符紙，捏手訣，結手印，表情不止仔嚴肅注心。

繼落伊佇四箍輾轉下誠濟烏擗仔，細粒石頭，閣結煞，落神。佈這陣敢若天羅地網，予妖魔鬼怪插翅難飛。

作法的中間，香爐雄雄大著火，烏煙衝過廟頂。

「發爐矣！」群眾呼喝起來。

師公裕仔要緊捧起七星寶劍，步罡踏斗，全神戒備。

忽然間，一陣陰風凜凜，共符仔紙掃甲颺颺飛，有的飄入桌跔，有的飛對觀星路去。來矣！來矣！群眾中有人詬詬。

這時陣，八字輕的，有陰陽眼的，攏擔頭喙開開，看著一大篷斑甲，烏khàm- khàm, phiak-phiak叫，閣發出咕--咕咕，咕咕--咕，使人心驚膽嚇的聲音。一寡無看著無聽著的人也綴in絞滾起來。

師公裕仔捧劍舞弄規身軀，道袍飛颺，劍光掙來掙去，空中的叫聲也愈來愈急切，愈慘感恐怖…

等甲恬靜落來的時，塗跔竟然有一堆烏仔毛。

11

廟埕煞戲了後，有人看著王玄榕恰師公裕仔透暝來圓環內底唸咒，一支七

星劍，直直揆向正經街盧有應的倚家去。

透早，有一个躑躅環邊，誠細粒子，外號囡仔仙的老歲仔，誠激動講起昨暝恐怖的代誌：

三更半暝，圓環附近雄雄起風矣！對正經街彼頭，有一團煙霧bū過來。月光星光連鞭光連鞭暗，看毋知是神明欲降駕，抑是鬼差咧出巡。

丑時三刻，四十尺懸的黃葛樹尾溜歇落一隻大斑甲，翅股展開幾若丈，浮離樹頂七尺，利劍劍的翅尾烏白分明，青冷閣光全（tsîng）。

參斑甲對角展兇神的是一尾飯匙銃，身軀脹脹長，吐舌敢若雙叉刀，盤佇較臨四十尺的榕樹頂。

雙方攻擊的格勢排好，一場大戰開始矣！

代起先，斑甲翅股半浮親像直昇機，開喙咕咕叫，敢若咧唱（tshiàng）聲。

飯匙銃目鏡掰去後擴，叫聲親像火車的蒸氣衝出來，tshì...一聲，摒對斑甲彼引去。斑甲動作誠猛掠，隨著飛懸十尺，翅股phî-phiak叫。

想袂到，飯匙銃雄雄尾溜斜45度倒摔起哩，斑甲驚一下，左拋麒麟幾若輾。毋過佇撤退的瞬間，額頸的珍珠袂鍊，突然化做數十粒鋼珠，彈向飯匙銃的頭殼、龍骨、腹肚...家己才閣頓落黃葛樹頂。

飯匙銃出尾摔無，繼顛倒予暗器彈著，身軀親像車輪紡幾若輪，規條躡直直，袂踏榕樹頂，蕩蕩幌。

歇睏一觸外仔，飯匙銃改做以靜制動。

這回換斑甲先進攻，翅股擗V字形，跤爪變雙鉤，一目nih擱來到飯匙銃頭前。

飯匙銃看起來軟芍芍，窮實尾溜已經束佇大樹骨，頭殼擗懸摸向天頂，展車輪功硬紡，竟然變成絞螺仔風。

斑甲抽退袂離，咕吱一聲，瞬間予絞入去。飯匙銃就共車輪放慢，伸喙欲咬斑甲。

斑甲佇楞楞中間略略仔精神，展一飛沖天的功夫，衝上半空中，倒摔向拋幾若輾，摔落黃葛樹頂。翅股khuê-khuê垂垂，親像散功矣！

這陣，看起來勝敗已分，飯匙銃好禮仔吐舌，下斗伸向頭前tshì--tshì--兩聲，大喙開儘磅，擱過來欲共斑甲吞落腹內。

斑甲慘矣！慢且是，請看，伊身軀略略仔咧振動反身，一片翅股小可撲一下，有一陣黃錦錦的沙粉颺出來。

飯匙銃拄好大喙開hänn-hänn，一聲就全部敕入去，閣兼嚇著。這是宇宙至毒，五毒化骨雷公散…

囡仔仙比手劃刀，喙角層層波。哇！斑甲大戰飯匙銃，有人聽甲唵唵擊。

12

今仔日正是上帝公佻班甲公聖誕千秋，依慣列，上帝公廟佇廟埕開一百桌，兩棚大戲，三棚布袋戲互相拼場。斑甲公今年破全國記錄，沿七星河南岸開三千桌，大戲十二棚，布袋戲三十六棚，這是奉斑甲公的指示。

欲暗仔五點外，河北市區的民眾大細漢挨挨陣陣，相爭通過七星橋。三千桌無夠坐，閣共延落去。

會暗上帝公廟誠bisii，一百桌坐無三分一，而且層層囡仔。主任委員王玄榕按桌拜託摸票，兼暗暗仔吐氣。

七星河邊佻斑甲廟，卻是人聲喊喝沖沖滾。盧有應並無出面，毋過逐家攏咧會講，斑甲公顯聖，指派盧有應來照顧七星市。

若講著隔轉工的市長補選，就免閣諷矣！依照天意，盧有顯得票11萬外，佔總票數九成。風聲拄確定當選的時陣，伊正經街的五層樓仔上空瑞氣千條，閣有幾若百隻斑甲飛來飛去。

開票的下晡，王公廟變做盧有應的臨時競選服務處。開票中間，童乩雄雄發起來，唸七句聯仔：「七彩雲光漸淡薄，溪流無港全砂石，斑甲化身父母官，展翼致蔭大疼惜。」

13

盧有應當選市長，並無瘋狂的慶祝場面，也無奢颺的謝票遊街。伊的當選，敢若是自然發生的代誌。

伊任派吳青芳做主任秘書。市政頭一層，用斑甲做市徽，員工制服印斑甲。閣來，共圓環公園中央隻火獅損掉，換安飄撒威風的大斑甲，基座刻「斑甲救世」。對這陣開始，北斗公園改做斑甲公園矣！市民也開始叫市長斑甲將軍，愈來愈濟人相信伊是斑甲公指派的使者。

這就是開頭所講的，「斑甲救世」，怪孽傳奇故事的由來。這座斑甲銅像也佇遮tshāi欲一年矣！這馬市公所宣佈一个閣較重大的施政計劃，就是共王公廟異地保存徙來圓環公園，加上佇圓環外圍起十二樓的香客中心。聽講這是斑甲公較早就有指示，這陣再次降旨講時機到矣！

王公廟欲徙去市中心圓環內底！規个七星市攏喊起來，風聲也迴去全島的各縣市。漸漸，有人共七星市叫做斑甲市。

七星市從盧有應回鄉到這陣，短短兩年外，會使講變換莫測風雲四起。誠濟代誌予人捎無貓仔毛，毋過若共歸成神明指示，就誠少人敢出聲反對。

講著風雲，佇年尾的這件大新聞誠是予人料袂到，正港的強度風颺！

【蕃薯藤日報島北新聞】北濱市有人釣魚，竟然釣著一具女屍，經過長期間調查，懷疑是一件兇殺案，目前已鎖定嫌疑對象。

這起事發生佇兩年前四月，北濱的洪水河，有一个釣客鉤著死者的衫褲，

無意中予死者現出水面。因為揣無任何證件，比對失蹤人口也無結果，案情一時卡牢咧，就暫且按下。

今年初，一个長年住海外的林姓女子，轉來走揣兩年無聯絡的小妹，經過認屍，確定死者是35歲的林月金。

林月金父母早早過身，惟一的大姐嫁去國外。經過調查，伊本底佇酒店上班，辭掉一段時間了後，煞突然予一个九十幾歲半身不遂的老阿伯認做養女。這個老阿伯無結婚無親人，不動產十外億，閣無偌久就過身去，林月金繼承著不動產，誠緊就攏賣掉。

閣想袂到，經過三個月後，林月金失蹤矣！一直甲佇洪水河予人釣起來。

幾個月來，經過檢警多方查訪，案情出現轉機。原來林月金有一个同居的男朋友，外號阿雄，本名盧茂雄，改過兩擺名，現此時叫盧有應。

盧有應，正是這陣七星市的市長！

根據了解，盧有應並無到案說明。檢查官已經發出拘票。

報紙用上大khian的烏體字「七星市長盧有應涉嫌命案」，因頭條新聞。電視新聞規工重覆報導，規个七星市絞絞滾，攏咧討論這件事。

14

透早八點未到，正經街的市長公館已經被民眾團團包圍矣！

民眾包括市民、信徒，一寡將盧有應當做神明的人，規千人共本底就無蓋闊的老街，映(kheh)甲密甯甯。In包圍市長公館，是欲阻擋警察掠人。

市長是奉斑甲公旨意出來救世--ê，檢警無應該憑謠傳推測就烏白掠人。

百外个警察予擋佇外圍無法度入去。

主任秘書吳青芳恰三个女秘書出現佇五樓的露臺，擲mái-kù演講。

「市長帶使命來解救咱七星市，欲予市政起飛，拼全國第一！」

「市長為市政犧牲，共全部家伙攏提出來奉獻老百姓，鄉親啊！這款的父母官欲佗揣？鄉親啊！有人無感激，閣用謀造計來陷害伊，這敢有天理？敢有天良？」

吳青芳瘦白掛目鏡，講話純純，配合三个穿白長袍女秘書，兼對厝內飄出來的煙霧，發散出一種講袂出來的迷惑。

街面的群眾愈聽愈激動，規个絞絞滾，有人講，的確是選輸的人造計來陷害，有人講是黨派的陰謀，閣有人講是魔鬼的詭計。

就按呢，百外个警察，閣來鎮暴部隊三百个，佇外箍thuh三點外鐘，無知欲按怎。

欲晝仔，靠近市長公館的一間仿巴洛克老厝的露臺，出現一个大約三十外歲頭毛袂肩的女子，擲大聲公向下面的群眾講話。

女子的聲音激動，清脆尖利。

「各位鄉親！恁當做神明的盧有應，是啥物款人物？是騙仙仔啦！」

下面的群眾噓噓叫。

「我就是活證據，我欲來拆破伊的假面具！」

「我名做呂春梅，較早是伊的秘書，這馬無利用價值，共我踢走，閣叫人暗殺我，好佳哉命大予害無死。」

「恁敢知影，伊遮嬌噹噹的秘書是咧做啥物代誌？」

「毋管號做秘書、仙姑，窮實攏是伊包飼的查某！in負責的工課，就是專門獻美人計，甃好色的大頭家去淋酒跋筊。」

「筊場攏佇葡萄鎮金沙村，盧有應設局跋歹筊，誠濟大頭家一暝共公司工場輸掉！譬如桃源市的好開罐頭，花鹿鎮的堅強螺絲，三甲鄉的軟絲紡織...攏是死佇伊的手頭，有的頭家從錢從甲跳樓！」

呂春梅講甲有影有跡，有公司名字，本底喧鬧的民眾小可恬落來。

愈講愈激動，呂春梅繼續黜破盧有應的惡行真相。伊講盧有應逐時食毒頭殼神神，講是神明附身，出門也四常紮槍。

佇呂春梅講話的中間，吳青芳佻三个秘書早就消失去。

呂春梅猶袂講煞，雄雄...換盧有應出現佇五樓露臺。

伊穿一軀陪色，手腕闊闊的外thàh，閣佇額頸掛一條白色珍珠袂鍊。

「侮辱神明，犯天條，五雷蓋頂啊！」

伊重復講這句話，翅股phi- phiak叫，愈行愈倚牆仔邊。

下面的警察趕緊準備汽墊，開始灌風，閣兼向頂面喝聲，

「毋通啦！市長較冷靜咧，毋通跳啦！」

警察喝十外聲，汽墊的風灌猶袂飽，盧有應已經展開雙翅飛出來矣，伊飛向斑甲公園，後面綴一陣煙霧...